

博物馆的不变与变：致敬苏东海先生

The Invariability and Variation of Museum: A Salute to Sir Su Donghai

杭 侃

Hang Kan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云冈研究院, 大同, 037007)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Yungang Academy, Datong, 037007)

内容提要：博物馆本身具有经典性，对于今天的博物馆学来说，亟需解决的问题依然在于如何理解和发掘经典的意义。博物馆自身同时也处在社会变化的影响当中，但是依然需要对博物馆的核心使命有更清醒的认识。

关键词：经典性 博物馆定义 社会变化 博物馆学

Abstract: The developing of museum is based on the persuasion of classics. One of the most urgent issue of museology is still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Also, social development has huge influences on museums, which calls for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about museum's core mission.

Key Words: Classic; museum definition; social development; museology

苏东海先生去世了，网上有很多悼念他的文章，其中曹兵武先生在2007年对苏先生的一个访谈被许多朋友转发，在访谈中苏先生反复强调博物馆在快速发展中不能迷失自我，苏先生强调：“还要回到‘博物馆是什么’这个根本的问题，回到‘什么是博物馆的核心价值’这个问题”^[1]。

苏先生说：“博物馆的核心是什么？是博物馆中的收藏，是遗产，即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物证，博物馆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我认为实现博物馆的价值与社会使命，还是要回到藏品、回到遗产这个问题。离开这个，博物馆就不是博物馆了。最近有博物馆在谈论应不应该收藏和展览复制的东西，

我想，这就是对博物馆核心价值的一种困惑甚至背离”^[1]。

通常认为，博物馆起源于托勒密·索托于公元前290年左右，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创建的学术和艺术中心——亚历山大博学院中的缪斯神庙。缪斯是主管艺术与科学的女神，博物馆的这一起源，暗喻着博物馆的收藏并非一般的物品，而是缪斯女神经过选择而加以青睐的物品。这样的选择使得博物馆的收藏具有经典性。

经典是什么？经典是经过时间的淘洗留下来的东西，所以，经典必然和当代保持着一段时间的距离。对于今天的博物馆学来说，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依然在于，如何理解和发掘经典的意义。

“经典读了一千遍还像是第一遍，能给你带来新鲜的灵感。经典可以不休止地诠释，但所有的诠释都意犹未尽。”^[2]经典让你回望，却又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动力。

高爽在《重新认识经典的意义》一文里披露：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让阅读成为很多人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据国内外各个媒体的消息，2020年春天，法国出版界突然发现，法国文学家加缪的小说《鼠疫》销量突然上升，比去年同期翻了好几番。英国各地的图书销量也出现了飞跃式增长，经典名著的销量显著提升，包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托妮·莫里森的《宠儿》，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罩》。尼尔森的数据显示，在3月14日至21日，英国的实体书总销量在一周内增长了6%。在中国，与疫情有关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引起了读者的热切关注，加缪的《鼠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占据了当当热销电子书排行榜前20位。^[3]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这就是经典的作用所在。孔见在《经典的意义》中说：

经典出自经典作者与自身无法避开的遭遇，出自他们命运的必然，出自他们虔诚的情感和天真的操守，出自他们的困顿、苦恼和疑惑，出自他们的关怀，出自他们性命的亲证，出自他们温暖的血流。这大概就是经典的意义所在。正是这种意义使他们超越了某一时代，某一区域的时态，进入永恒。经典似酒，藏得越久就越醇厚；不像茶，人走了就凉。经典可以埋入土里，千百年后挖掘出来是新的。^[2]

但是，博物馆收藏的经典性却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文化民主化浪潮中受到冲击，苏东海先生曾经写到，“二次大战之后的社会主流是民主的时代、反思的时代。反思就是对人类历史进行重新思考，对战争、科技以及社会发展引起的生态问题等

进行思考，历史热带来了遗产热，遗产热带来了文化热，文化、遗产都在通过民主向基层下沉、向大众下沉。博物馆收藏的是历史的实物碎片，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馆不可能置之度外，博物馆的发展也需要转向。博物馆界内部的改革派也一直没有停止探索，他们提倡博物馆要和环境融为一体，博物馆里的遗产要回到遗产地去，他们掀起了新博物馆学运动和生态博物馆学运动，博物馆要走进人的生活中，要为社会服务”^[1]。

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如本期尹凯文中所述：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陷入文化民主化的广泛危机之中。作为现代性的重要组成，博物馆自然也不例外，艺术家、社会学家纷纷站出来批判博物馆的经典模式和精英性。一些可称之为“新博物馆学先驱”的机构率先改变博物馆工作的优先次序，将联系民众、社会责任置于收藏与研究之上。

在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一些问题进行辨析。在我看来，博物馆的收藏依然需要保持经典性。所谓博物馆的“转向”“博物馆的经典模式和精英性”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收藏品经典性的转向和下沉，而是人的变化。以经典为基础的博物馆的存在依然有其核心价值。现在，博物馆与学校、医院、寺观教堂一样，被视为人类创造的最伟大和最成功的社会机构之一^[4]，也正是因为如此，博物馆这个机构才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吸引了来自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这都说明了博物馆的生命力。所以，如果博物馆有其不变的部分，我认为这就在于其收藏的经典性。博物馆的核心使命，是将这种经典性保护好、研究好、阐释好、传承好，让观众感悟经典的魅力。事实上不可能存在一个什么都收藏的机构。在笔者看来，所谓新博物馆学运动的许多做法，只是把博物馆的展示手法运用到相关领域，其对这些领域的探索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那不能称其为博物馆。现在新博物馆学的困境，正是出于对博物馆概念和核心使命认识的混淆。

当然，博物馆又有其变的部分，其实博物馆从

诞生至今其定位作用乃至形态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可以说是与时俱进，这种变化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对于博物馆定义的历次修订。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提出了首个博物馆的定义，后来分别于1956年、1961年、1974年、1989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进行了多次修订。2007年修订后的定义是：“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5]

博物馆是作为社会公益机构而存在的，博物馆定义的这些变化，是社会的变化在博物馆实际工作中的反映。王思怡在本期的文章说：

在20世纪末，美国著名的博物馆学理论家史蒂芬·威尔（Stephen Weil）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博物馆必须从‘为物而建’到‘为人而创’”。在展览设计的历史上，对空间的理解也发生过两次显著的变化，从20世纪20年代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的先锋展览设计到20世纪60年代的“白立方”，21世纪又出现了与之相反的沉浸式黑匣子（immersive black box）。展览“体验导向”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即从“体验”而不是认知或社会的角度来探讨博物馆：观众不再是内容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一个与周围环境进行感官对话的行动者。博物馆不再是生产和传播知识的地点，而是一个收集不同形式的经验之所。

在这里，同样有必要对一些观点进行辨析。博物馆存在的基础是它的收藏，博物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收藏的属性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接触藏品的人和阐释藏品的方式。如果对博物馆的核心使命没有清醒的认识，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和博物馆学的建设必然会受到困扰。

2019年，国际博协第25届大会上试图再次对博物馆的定义进行修订，修订建议稿是这样的：

“博物馆是用来进行关于过去和未来思辨的对话的空间，具有民主性、包容性与多元性；博物馆承认并解决当前的冲突和挑战，为社会保管艺术品和标

本，为子孙后代保护多样的记忆；保障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获取遗产的权利；博物馆并非为了营利，他们具有可参与性和透明度，与各种社区展开积极合作，通过共同收藏、保管、研究、阐释和展示，增进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旨在为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全球平等和地球福祉做出贡献。”^[5]

博物馆事业目前发展的困境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相关理念的混乱造成的。在我看来，博物馆不应该定位于“解决当前的冲突和挑战”，这种“自作多情”使我们对于博物馆的定位产生了混乱的认识；“与各种社区展开积极合作”是必要的和必须的，而合作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推行教育（当然，这种教育的理念和方式都可以是广义的），这种合作就是博物馆人顺应时代的变化应该做的工作；如果是“解决当前的冲突和挑战”，恐怕是博物馆所不能胜任的。博物馆可以通过观众间对“经典”的不同理解，去加强沟通，但不是直接参与社会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手段在当今博物馆中的运用，苏东海先生在访谈中说：

因为大家讲要服务社会，提倡大众化，但是我认为大众化不等于庸俗化，现在已不仅是庸俗化的问题，甚至是低俗化了，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科学性降低了。最近《自然博物馆通讯》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文章，主要就是谈博物馆的科学危机问题。我们的博物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丢失了博物馆应有的科学精神，科技手段变成了娱乐观众的手段。博物馆应该明白，如果要娱乐观众，博物馆永远无法和迪士尼相比。^[1]

博物馆藏品的经典性，使博物馆的许多展品与观众之间有着时空的隔膜，如何消解这种隔膜，如何在学校的体系化教育之外发挥博物馆在构建公民终身教育体系中的有效作用，本期周婧景、马梦媛《博物馆教育理论及其发展初探：内涵、发展和未来》介绍了国外关于博物馆教育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有许多是值得中国博物馆界同行加以参考的。加强博物馆理论和博物馆学科的建设，是我们博物馆事业发展

的亟需，苏东海先生指出：“目前中国博物馆界理论比较不受重视，大家都希望看到拿来就可以使用的东西。这样，碰到一些发展中的难题，就缺乏成熟的思考和长远的解决问题的办法。”^[1]

苏先生在2007年指出的博物馆学建设的问题，目前依然存在。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据官方统计的数据，2019年春节假期期间，7天有4.15亿人次参观了博物馆，2016—2018年，每年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增量都在一亿左右。全国每年要举办将近三万个展览。但是，与之不相适应的是博物馆学的学科建设。王运良曾统计：“2016年至2020年获批立项的2万9千多个国家社科项目中，博物馆学获批10项，占比0.000345；这10个项目中，有7个

是从考古学门类中申报。艺术学项目、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中能成功申报博物馆学项目的，更是凤毛麟角。博物馆从业者如果能拿到一个博物馆学的国家社科项目，该是何其之艰！”^[6]

今天中国的博物馆界呈现出诸多令人欣喜的景象。其中之一便是在许多高校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博物馆学研究者，在博物馆学不同的分支领域开展了研究。我与他们的一些想法不一定一致，但是我很乐于看到这些在理论积淀和实践价值层面都让人备受启发的成果。他们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出对博物馆变与不变的思考。感谢《博物院》组织了本期专题，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空间，鼓励更多的学者们围绕博物馆学发出更丰富的声音。

参考文献

- [1] 曹兵武. 关于博物馆的核心价值: 苏东海先生访谈[N]. 中国文物报, 2007-12-28(6).
- [2] 孔见. 经典的意义[N]. 中华读书报, 2015-7-29(3).
- [3] 高爽. 重新认识经典的意义[N]. 辽宁日报, 2020-4-9(8).
- [4] 段勇. 藏品是博物馆实现宗旨的根基[J]. 中原文物, 2017(2).
- [5] 安来顺. 今天的博物馆站在了哪里? ——对ICOM博物馆定义修订的初步观察与分析[J]. 东南文化, 2020(1).
- [6] 王运良. 热与冷 博物馆天地的冷暖得失[OL]. (2021-01-07). <https://mp.weixin.qq.com/s/oa61iXQCXj3bPFSoiR4fA>.